

中华文化范畴

普及读本·儒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

忠



ZHONGHUA WENHUA
FANCHOU PUJI DUBENRUXUE

宋一夫◎主编

范疇
——普及读本·儒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忠/宋一夫主编.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 8 (2009. 6 重印)

ISBN 978-7-80528-052-3

I. 忠... II. 宋... III. 历史故事—作品集—中国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4475 号

Zhong

忠

主 编 宋一夫

责任编辑 张忠礼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83 千字

版 次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 001—10 000 册

印 张 4

书 号 ISBN 978-7-80528-052-3

定 价 20.00 元

子规啼血唤东风（代序）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文化的发展是无限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归根结蒂是文化的进步，是文化底蕴的枯涸与丰润。

中国古代的进步与中国近代的落后，致使清醒的仁人志士从五四时期起，就以其沸腾的热血和竭力地呐喊，要求中华民族文化的重新构筑，从那时起，这种要求愈来愈强烈了。

即将呈现给您的《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就是我们全体编著人员，为重构中国文化而进行的潜心尝试。

面对案端一叠叠隽永的书稿，一幅幅精美的图画，集编辑和作者于一身的我们，激动之情难以平抑。同时，另一种思虑也油然而生。据新闻出版署统计，1992年我国出版图书八万种以上，而1993年则达九万种。按图书品种来说，我们早已进入图书出版大国的行列，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分析，我国又是新版图书最没有信息量

的几个国家之一。大量图书选题陈旧、内容重复已成为当前图书出版事业的一大痼疾。那么，我们推出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是文化的精品，还是在制造精神垃圾呢？

扪心自问，出版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从主观上，著述者绝不仅仅为了一千字、一幅画几十元的稿费，出版者也绝非想的只是经济效益，想从读者腰包中掏出百八十元钱，而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近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就其文化典籍之多，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与伦比。可就现今中国来说，尚存在着大面积的文化沙漠地带。据有关普查资料，12岁以上人口中，有2.35亿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就是说在我们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或半文盲。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资料，世界成年人中的文盲人数为8.24亿，而我国竟占了近三分之一。文盲意味着愚昧、无知、落后与丑陋。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不使中国人整体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而去企盼经济的腾飞，只能是善良人的美好愿望。

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不仅仅是黄皮肤、黑眼睛，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一个无知的、对本国文化毫不了解的人，不管他是大腕，还是大款，说他是中国人，但他决不是鲁迅所讲的“民族脊梁”的中国人。这种中国人决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再度崛起而肩负起历史与现实使命

的人。

尤其是我国改革已进入十分关键阶段，市场经济使人们看到了它会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繁荣，但也会使已习惯于计划经济生活的我们，心态发生强烈的震撼。新价值观念与道德意识的冲突，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矛盾，像钟摆一样失衡于人们中间，引起人们种种的彷徨与困惑。当我们理智地对待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却从历史当中找到了另一个答案，那就是与我们毗邻的日本和韩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们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才逐步平稳发展到现代化社会。而日本和韩国的传统文化，是大量地吸收和保存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

中国人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其立足点无非是过去的中国和现今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现代的中国人是传统的中国人的承传。同中国和中国人相伴而生结伴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不断地凝聚，不断地消失，不断地更新，是一个不断分析扬弃和综合利用的无限进程。也正是这样一个无限进程，才使中华民族代代繁衍生息，使中华民族最终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获得比现在更为殊荣的地位！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撰写和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到流变，进行有重点、有区别地纵横向疏理。我们所说的文化精华

既指作为某种文化思想体系的基本内核或精髓，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同时也指作为人类进步的思想观念或行为规范，至今仍有着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应该承传发扬的。我们在撰写与编辑过程中，既注意传统文化的精华性，又确保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以及采用故事和图画以达到文化的普及性。既要体现精华，又要考虑不使文化体系支离破碎，既要照顾到“阳春白雪”，又要想到“下里巴人”。这些，均颇费我们的心血。

当然，对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其固有价值与现实的实践价值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这或许使有的人感到传统文化是一种过时的束缚，但是，当我们赞叹现代意识进步时，又有哪一株当代文明的参天大树不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精髓的沃土之中呢？我们不去僵化地恪守传统文化，而要用渊远流长、营养丰富的文化精华，去激发中华民族昂然崛起的生命冲动……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相信我们这套《中国文化范畴普及读本》，能在民族文化的优化和重构中成为一种催化剂。如此，我们也就无愧于国人，不负自己。

是为序。

“忠”学说的解析

“忠”和“恕”、“信”是相关的道德范畴，“忠”作为道德规范，在春秋时引起重视，并流传开来。“忠”侧重于对自己的要求。《说文》“敬也，尽心曰忠。”郑玄解释“忠”是“中心曰忠，中下从心，谓言出于心皆有忠实也。”（《周礼·地官疏》）“忠”被认为是“德之正也”，“民之完也”，成为做人所具备的品质。

“忠”作为人的道德标准，它带有普遍性，适应于一切人。在儒学中，“忠”引起历代儒家的重视。

孔子把忠作为个人必须具备的品德，并以文行忠信教育弟子，提出“主忠信”的思想。“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

孟子认为忠是天赋予人的，因此称之为“天爵也”。“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孟子·告子下》）对别人而言，“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关于忠的思想，有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君臣之间，臣对君的忠实程度，是以君对臣的信任和知遇如何为转移的。“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当别人无礼地对待自己时，自己要反省自己是否有不忠于人的行为。“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

荀子往往将忠信并提，而讲信处要远远多于忠。荀子从他的王霸主张出发，将忠信作为称霸天下的前提条件和统治者巩固统治的手段。“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之以道之，致忠信以爱，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复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荀子·王霸》）荀子讲的是忠信，基

本上都是指百姓对统治者或下层官吏对上层官吏的忠信。“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楮矣。”（《荀子·王霸》）“人臣之论，有忤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圣臣者。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忤臣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也。”（《荀子·臣道》）在论述为臣之道中，荀子认为，为臣者不必对其君百依百顺，也可以违抗旨意，但原则是要有利君主。“逆命而利于君谓之忠”。但是作为君主，“如不尚贤使能，反而妒贤畏能而灭其功，就会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所以灭也。”（《荀子·臣道》）荀子将忠分为大忠、次忠、下忠。他认为“以德复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怨之，下忠也。”（《荀子·臣道》）荀子认为，如果臣子与君主发生争辩，目的是有利于君主，虽然违背了君主的意志，但这样才能为君主建功立业，出生忘死，不图私利，这才能真正的忠诚公正。他称之为“通忠之顺”。

《大戴礼记》认为，忠即全心全意地对待别人，与人交往不在于财物的有无、多寡，应尊重别人，诚心待

人。“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来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忠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丘闻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备。若动而无备，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与知忠信。”（《大戴礼记·小辩》）

董仲舒继承儒家的传统思想，认为为人臣者事君应如地之事天，忠且信。否则将君危国亡，董仲舒的“忠”是不贪功，不惜命，不显谏，止于一忠。董仲舒将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五行学说及性三品等，用于君臣之间，使忠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人臣者事君应如地之事天。“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土者，火之字也，五行类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春秋繁露·五行对》）臣忠于君是天经地义之事，所以为人臣者理应为君效力，甚至不辞其死。“地卑其位而上其气，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献其生，成其事而归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气所以养阳也，暴其形所以为忠也，著其情所以为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终也，献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化也，归其功所以致义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作为人臣，如何忠于君主，他认为要贱二而贵一，一心之中才

为忠，一心二中则为患，人臣只有一心一意，一个中心，才能尽人臣之责。“故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春秋繁露·天道无二》）臣子要顺从君主的旨意，既不要居功自傲，又不要过分显耀自己。“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魏征承袭了儒家五常思想，突出强调了君礼臣忠的主张。“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贞观政要·诚信》）“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贞观政要·诚信》）

柳宗元认为忠的真正含义在于中正和恒久。“夫忠之为言，中也。”（《柳宗元集·荀息》）

林慎思以比干为例说明忠臣应不避国难，仗义直言，英勇赴死。忠，不仅仅是忠于一国一君，而应是忠于后代。其说略异于汉魏儒家无条件效忠君主的思想。“如愚子曰：比干如何臣乎？伸蒙子曰：忠也。曰：比干谏不止，致辛有否贤之罪名，落千古而为后代之所丑。斯实陷君于不义，恶为忠乎？曰：辛为君，涂炭生民，是时天下之心皆欲亡商兴周，盖商之朝犹有贤人。贤人存则商不亡，商未亡为天下谬，是以比干知存无

益，故力谏以就死，恶不为忠乎？曰：知存无益，胡不逃去？逃去则商无贤人，无贤人则辛自亡矣，恶有剖贤之罪，为千古丑欤？曰：苟使逃去，则无忠臣死谏之名垂于后代也。且比干非不知辛祸胎已长，势不可止。盖不忍不止则竭忠谏之，谏之不听亦欲垂明镜于后代，则辛有剖贤人之罪，得无鉴戒于后代邪？是以比干之忠不独忠于一时，而亦忠于后代矣。”（《伸蒙子卷中·演忠》）

王安石认为，为臣者不掩饰自己的行为，以求侥幸得到荣誉为忠。“臣事君以忠，忠者不饰行以侥幸”。（《辞同修起居注状·第四状》）。

张载认为，仁义道德来自于“天地之性”，“虚者，仁之原，忠恕者与仁俱生”。（《张载集·张子语录·语录中》）他的目的是通过对道德来源的论述，把忠恕等说成是天经地义的。张载主张，要通过宗法来确立整个社会的忠义。“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臣。”（《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

二程认为，忠信即天理，是存在于物质世界与人的意识之外的。“万事皆出于理”。（《二程集·遗书》）“若无忠信（理），岂复有物乎？”（《二程集·遗书》）“忠者

开理。”（《二程集·遗书》）二程的目的同张载一样，就是把忠提到天然合理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二程认为，忠是仁之用在君臣关系上的体现，“仁义忠信只是一体事，若于一事上得之，其它皆通也。然仁是本。”（《二程集·遗书》）忠的内涵是“尽己”与“无妄”。“臣之于君，竭其忠诚，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谀逢迎，以求君之厚己也。”（《粹言》）二程认为，人与人相处，以忠信为根本。“绚问：‘先生相别，求所以教。’曰：‘人之相爱者，相告诫，必曰凡事当善处。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善处也。’”（《二程集·遗书》）

朱熹认为，“忠自里而发出；信是就事上说。忠是要尽自家这个心；信是要尽自家这个道理。”（《朱子语类·仁义礼智等名义》）：“‘为人谋而不忠’，谋是主一事说。‘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说。人自为谋，必尽其心。到得为他人谋，便不仔细，致误他事，便是不忠。若为人谋事一似为己，为尽心。”（《朱子语类·学而篇中》）“忠信只是一事。但是发于心而自尽，则为忠；验于理而不违，则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发。”（《朱子语类·学而篇中》）朱熹又说：“俯仰天地之间所以自立其身者不过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大义，不可须臾少忽也。”（《朱文公文集·续集》）

陆九渊继承了孔子“主忠信”的思想，认为忠信是

一种诚实无伪的品德，是“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然”普遍存在的，这种品德是协调君臣、兄弟、夫妇和朋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忠者何？不欺之谓也。信者何？不妄之谓也。人之不欺，何往而非忠；人之不妄，何往而非信。忠与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于中而言之，则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虽不同，总其实而言之，不过良心之存，诚实无伪，斯可谓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圣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盖皆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气质偏弱，则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由是向之所谓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当是时，其心之所主，无非物欲而已矣。然则圣人所欲导远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为人子而不主于忠信则无以事其亲；为人臣而不主于忠信则无以事其君；兄弟而不主于忠信则伤；夫妇而不主于忠信则乖；朋友而不主于忠信则离。视听言动，非忠信则不能以中理；出处语默，非忠信则不能以合宜。凡文辞之学，与夫礼乐射御节数之艺，此皆古之圣贤所以居敬养和，周事致用，备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于忠信，则虽或能之，亦适所以崇奸而长伪，况其余乎？”（《陆九渊集·主忠信》）

陈亮提出“君仁臣忠”的思想。“君以仁为体，臣

以忠为体。遍复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陈亮集·论正体之道》）

胡居仁论忠信，继承朱熹的思想，认为“在心无一毫不尽是忠，发出在事上无不实便是信”。这与朱熹认为忠是“尽己”，信是“诚实”是一致的。胡居仁认为忠信是学之根本，可以进德，可以存天理。“忠信是学之根本。”（《胡敬斋先生居业录·论学》）“忠信笃敬是孔门第一等工夫，非礼勿视听言动也，靠就这里做去，熟处便是仁。”（《胡敬斋先生居业录·论学》）“忠信则不杂人伪，所以为学之本，须要理令忠信是何事。”（《胡敬斋先生居业录·论学》）“在心无一毫不尽是忠，发出在事上无不实便是信。”（《胡敬斋先生居业录·论学》）“忠信是进德之基，便是立天下之大本。”（《胡敬斋先生居业录·论学》）“忠信与敬，忠信于进德最力，然持养处须用敬也。非忠信，做敬不骂，笃敬处便是忠信。”（《胡敬斋先生居业录·主敬》）“天理最实，故忠信处便存得天理。”（《胡敬斋先生居业录·力行》）“忠信是立诚处，所以能进德也。忠信二字最有力。”（《胡敬斋先生居业录·力行》）

陈确认为“老实”即是“忠信”，学“老实”即是学“忠信”。“忠信”是“教”、“学”之本，“文行、孝弟皆归忠信”。“忠信”乃“心实”、“理实”之谓也。

“古之学者求以大吾之忠信，今之学者惟以雕吾之忠信。古今学术之不同，在此而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故古之教者皆以忠信为教，其学者皆以忠信为学，文行、孝弟皆归忠信，方是圣学。今之无文无行、不孝子弟者无论矣，其有文行而孝且弟者，以语忠信，均有所不敢。知苟忠信非，将所谓孝弟亦非矣。吾所谓不忠信，非全是虚伪。心不实固非忠信，心实而理不实亦非忠信。夫心与理，亦岂有二哉！理不实即是心不实，即是虚伪也。曰：夫子之道，忠要 a 而已矣。恕即忠之用也。孔门自颜、闵而下，惟曾子得忠信之学；至子思而孟子，而忠信之学益大。孟子而后，忠信之学日衰。孔子之叹，非叹好学者之少（寡）也，正正叹真忠信者之少也。吾之叹，非叹忠信者之少也，正叹真好学者之少也。故好学则忠者益忠，信者益信，不学则忠者失其为忠，信者失其为信，是所贵于学耳。”（《陈确集·老实说》）

谭嗣同深刻地批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他主张忠应该是平等的，反对盲目地愚忠。“忠臣！忠臣！古之所谓忠乃尔愚乎？古之所谓忠，以实之谓忠也。下之事上当以实，上之待下乃不当以实乎？则忠者，共辞也，交尽之道也，岂可专责之臣下乎？”（《谭嗣同全集》）

儒家学派思想中“忠”的主张，既有积极的一面，